

1897年

第

卷

第

41

期

時務報

第四十一冊

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時務報

第四十一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時務報第四十一冊目錄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新會梁啟超撰

恭錄 諭旨

江南儲材學堂章程 增甘結保結憑單合同式

英文報譯

歸安孫 龍溪王 史 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倫敦太唔士報論中國度支 各國旅華人數表 俄窺印度 俄皇方正頽風 尼希利

黨緣起 巴佛利亞國君事迹 記日斯巴尼亞首相被審事 暹羅考 稅重民困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俄籌中國政策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續第四十冊 某君論中國將為俄法英

所爭 德人窺伺中國 論膠州灣 俄報論日俄關係 英屬加拿大記 東

洋埠口 發見金鑛 中國滿洲金鑛情形 論中國蠶繭

時務報館譯編

義秘交犯專條 續第四十冊 伏耳鏗製造股會章程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譯上海西字文匯報 續第四十冊

桐鄉張坤德譯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新會梁啟超撰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爲政之世。二曰一君爲政之世。三曰民爲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會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躡之。既及其世不能闕之。

會長之世起於何也。人類初戰物而勝之。然而未有輿騎舟楫之利。一山一川一林一澤之隔。則不能相通也。於是乎劃然命爲一國。其黠者或強有力者。卽從而君之。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彼禹域之大。未及今日之半也。而爲國者萬。斯蓋會長之世也。今之蒙古也。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非洲也。南洋也。墨洲。澳洲之土人也。皆吾夏后氏以前之世界也。凡會長之世。戰鬪最多。何也。其地隔。故其民不相習。而其情不相通。加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相戕無已時也。

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統眾諸侯矣。而猶命爲多君何也。封建者天子與諸侯俱据

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

見公羊何注

觀於周禮祇治畿內春秋戰國諸侯各自爲政可以

見封建世之俗矣其時諸侯與天子同有無限之權故謂之多君封建亦一大會長耳其相戕亦慘其戰鬪亦多

世卿亦謂之多君何也禮喪服傳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蓋古者凡有采地皆稱君而仕於其邑居隸其地者皆爲之民其待之也亦得有無限之權故亦謂之多君世卿之國亦多戰鬪如魯之季孫氏邠氏晉之韓趙魏范中行氏皆是也故世卿亦可謂之小封建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極苦爭城爭地糜爛以戰無論矣彼其爲君者又必窮奢極暴賦歛之苛徭役之苦刑罰之刻皆不可思議觀於漢之諸侯王及今之土司猶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爲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爲一君也變多君而爲一君謂之小康昔者秦楚吳越相讐相殺流血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問今有陝人與湘人爭強蘇人與浙人構怨者乎無有也昔之相讐相殺者皆兩君爲之也無有君無有國復歸於一則與民休息此大一統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貴胄不得位卿孤既譏世卿乃立選舉但使經明行修雖蓬華之士可以與聞天下事如是則賢才衆多而天下事有所賴此譏世卿之效也

雖然當其變也。蓋亦難矣。秦漢以後。奉春秋爲經世之學。亦既大一統矣。然漢初之吳楚七國亂之。漢末之州牧亂之。晉之八王亂之。唐之藩鎮亂之。乃至明之燕王宸濠。此害猶未獲息。越二千年。直至我朝。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凡二十六等。悉用漢關內侯之制。無分土。無分民。而封建之多君始廢。漢氏雖定選舉之制。而魏晉九品中正。寒門貴族。界限畫然。此猶微有世卿之意焉。雖然。吾中國二千年。免於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賜也。凡變多君而爲一君者。其國必驟強。昔美之三十七邦也。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二十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諸侯也。當其未合也。彼數國者。曾不克自列於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雄長於三洲。何也。彼昔者方罷敝其民。以相爭之不暇。自斲其元氣。耗其財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難。此一君世之所以爲小康也。而惜乎諸國用春秋之義太晚。百年前之糜爛。良可哀也。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國。自中土以外。罕有能變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後。政柄下移。大將軍諸侯王之權。過於天皇。直至明治維新。凡千餘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議院。乃至法人既變民政。而前朝爵胄。猶潛滋暗窺。漸移國權。蓋甚矣變之之難也。

封建世卿之與奴隸其事相因也。舉天下之地而畀諸諸侯，則凡居其地者莫敢不爲臣。舉天下之田而聚諸貴族，則凡耕其田者莫敢不爲隸。故多君之世，其民必分爲數等，而奴隸徧於天下。孔子之制，則自天子以外，士農工商，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編爲四民，各授百畝，咸得自主。六經不言有奴隸，周禮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制。漢世累詔放奴婢，行孔子之制也。後世此議不講，至今日而滿蒙尙有包衣，望族達官尙有世僕，蓋猶多君世之舊習焉。西方則俄國之田向悉歸貴族掌轄，法國之田悉爲教士及世爵公產，凡齊民之欲耕者，不得佃其田，而佃其田者不得不爲之役，自餘諸國亦多類是。日本分人爲數等之風尤盛，乃至有穢多非人等名號，凡列此者不齒人類，而南北美至以販奴一事，構兵垂十年，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今殆將悉革矣。此亦春秋施及蠻貊之一端也。余別有孔制禁用奴婢考。

歐洲自希臘列國時，已有議政院，論者以爲卽今之民政。然而吾竊竊焉疑之，彼其議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六卿，楚之屈景，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繼相及耳。至於匹夫編戶，豈直不能與聞國是，乃至視之若奴隸，舉族不得通籍，此其爲政也。謂之君無權則可，謂之民有權則不可。此實世卿多君之世界也。度其爲制也，殆如英國今日之上議院，而非英國今日之下議院。周厲無道

見流於義而共和執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實上議院之制也。不得謂之民政。若謂此爲民政也。則我朝天聰崇德間八貝勒並坐議政亦甯可謂之爲民政也。俄史稱俄本有議事會。由貴爵主之。頗有權勢。諸事皆可酌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大彼得廢之。更立新會。損益其規。俾權操於己。見俄史輯譯卷二俄之舊會。殆猶夫希臘羅馬諸國之議院也。猶多君之政也。俄之變多君而爲一君。則自大彼得始也。

大地之事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亂也。今謂當中土多君之世。而西國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復退而爲君政。此於公理不順。明於幾何之學者。必能辨之。

嚴復曰。歐洲政制。向分三種。曰滿那棄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託格拉時者。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爲政之制也。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又名合衆。希臘兩史。班班可稽。與前二制相爲起滅。雖其時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備。然實爲後來民治濫觴。且天演之事。始於胚胎。終於成體。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則當夏商時。合有種子以爲起點。而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

之言未爲當也。啟超曰：吾既未克讀西籍，事事仰給於舌人，則於西史所聞，知其淺也。乃若其所疑者，則據虛理比例以測之，以謂其國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開，其民之力甚厚，既舉一國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則必無復退而爲君權主治之理。此猶花剛石之下，不得復有煤層，煤層之下，不得復有人跡層也。至於希羅二史所稱者，其或猶火山地震噴出之石汁，而加於地層之上，則非所敢知。然終疑其爲偶然之事，且非全體也。故代蘭得常得取而篡之。西史稱借民權之名以攘君位者謂之代蘭得其與今之民政殆相懸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東方無起點，斯殆不然也。日本爲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國，其君權之重過於我邦，而今日民義之伸，不讓英德。然則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

世之賢智太過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人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專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

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寔

於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問今日之美國法國。可爲太平矣乎。曰惡。惡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可謂爲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國言之。則可謂爲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則仍爲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國。各私其種。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財。度支之額。半充養兵。舉國之民。悉隸行伍。眈眈相視。齟齬相讐。龍蛇起陸。殺機方長。螳雀互尋。冤親誰問。嗚呼。五洲萬國。直一大會長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其殆爲千百年以後之天下言之哉。

諭旨恭錄

七月二十七日奉 旨這所參疏防斬犯越獄之管獄官山西岢嵐州吏目沈紹均著卽革職拿問交胡聘之提集刑禁人等嚴行審訊有無鬆刑賄縱情弊按例懲辦有獄官岢嵐州知州徐樹璟據報先期公出有無捏飾規避著查明核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興京副都統輔國將軍奕壽歷任城守尉擢升副都統均能稱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副都統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欽此○又奉 旨興京副都統著靈熙補授欽此○又奉 旨西安右翼副都統著錫振補授欽此○二十八日奉 旨長順著管理神機營事務欽此○三十日奉 上諭莊健奏患病懇請開缺一摺蘇州織造內務府郎中莊健著准其開缺回旗欽此○八月初一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此次簡放學政各員著自本月初三日起每日二員分日遞摺謝恩預備召見如遇出宮行禮拈香及詣頤和園請安各日期應行召見之員卽改於次日預備召見其餘各員以次遞推如在頤和園駐蹕辦事仍照常預備欽此○又奉 上諭本年值更換學政之期奉天府府丞兼學政著李鴻逵調補所遺順天府府丞著李培元調補順天學政著張英麟去江蘇學政著瞿鴻禨去安徽學政著徐致祥去山東學政著

姚丙然去山西學政著劉廷琛去河南學政著朱福銑去陝西學政著葉爾愷去甘肅學政著夏啟瑜去福建學政著戴鴻慈去浙江學政著徐樹銘去江西學政著李紱藻去湖北學政著王同愈去湖南學政著徐仁鑄去四川學政著吳慶坻去廣東學政著張百熙去廣西學政著劉元亮去雲南學政著張建勳去貴州學政著傅增湘去徐致祥徐樹銘張百熙均經出差著卽行赴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又奉
上諭鹿傳霖奏監犯結夥反獄戕傷官弁登時格斃捕獲多名分別擬辦一摺本年五月十三日四川西陽州監犯溫培元卽溫萌模等二十四名膽敢結夥反獄拒斃禁卒更夫該州文武前往堵拏均受多傷該署州陳德勳受傷尤重伊子陳鴻倬當倉猝格捕之際奮身救父遽遭殺害該署州會督營汛登時格斃逃犯田懍得卽田老照等九名並拿獲溫培元等七名又續獲倪思得等三名經該督飭令一併正法梟示足昭炯戒監犯重囚失於防範致被結夥反獄傷斃官弁非尋常疎忽可比管獄官署西陽州吏目楊國嘉著卽行革職該署州陳德薰到任未久又值地方辦賑勢難兼顧且身受重傷尙能督飭兵役將反獄各犯立時捕獲格斃多名著從寬免其議處伊子湖北舉人陳鴻倬至性激烈孝行可嘉著准其旌表餘依議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旨蘇州織造著海豐去欽此○初二日奉 上諭春秋之義日食必

書況值歲首履端歷代引爲天戒我朝康熙乾隆年間正旦日食曾經再見茲據欽
天監題奏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日食朕寅畏之餘允宜參稽 成憲明年元旦於
乾清宮受禮不御太和殿受賀停止宗親宴將屆日食時卽換常服仍於內殿恭設
香案虔申祈禱用答 昊穹垂象之意至 慈甯宮慶賀係 尊養隆儀普天 錫
福自應照例舉行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瞿鴻禨現出學
差其所署刑部左侍郎著曾廣漢署理曾廣漢所署宗人府府丞著貴賢署理欽此
○又奉 上諭張英麟現出學差禮部右侍郎著陳學棻兼署其所署吏部右侍郎
著徐會澧署理欽此○又奉 上諭昨日道旁叩關之順天民人王裕著交刑部嚴
行審訊欽此○初四日奉 上諭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李鴻逵著俟此次順天鄉試
事務辦理完竣再行赴任欽此○又奉 上諭禮部左侍郎徐會澧著仍在上書房
行走欽此○又奉 旨祿祥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爲科布多幫辦大臣照例馳驛前
往欽此○初五日奉 旨太常寺博士著程鴻遇補授國子監監丞著蔣志震補授
陝西鳳翔府知府著傅世煒補授河南懷慶府糧捕通判著周志煥補授湖南辰州
府通判著王之垣補授山東高苑縣知縣著張之仁補授安徽青陽縣知縣著鄭佐
霖補授陝西清澗縣知縣著張景融補授廣東清遠縣知縣著魏學恆補授廣西興

安縣知縣著劉乃履補授四川長甯縣知縣著馬斯才補授廣西貴縣知縣著祿坤
補授截取舉人邱仰山著以教職用光祿寺筆帖式著恩德補授都察院筆帖式著
斌越補授二品廕生世雋著以文職用內閣侍讀學士著崇壽補授截取御史徐道
焜中書鄭葆琛倉永勳田應樞俱照例用卓異俸滿四川重慶府知府王遵文著回
任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候升卓異雲南鶴慶州知州王寶儀著准其卓異加一
級仍註冊回任候升明保江蘇截取進士知縣沈祖燕著交軍機處存記保舉山東
補用知縣郭肆三四川候補知縣秦宗藩俱照例用俸滿直隸唐縣知縣秦家械著
回任擬補盛京工部筆帖式吉春盛京甯遠防守禦衙門筆帖式德潤俱准其補授
欽此○又奉 上諭依克唐阿鍾靈奏 陵寢應修要工請擇吉興修一摺 永陵
省牲廳 昭陵貴妃園寢均有應修工程著欽天監於本年八月內選擇吉期先行
知照卽著該將軍等敬謹興修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奉 硃筆
齊蘭著掌京畿道事務欽此○初六日奉 硃筆這順天鄉試正考官著孫家鼐去
副考官著徐卮裕德溥良去欽此○又奉 硃筆這同考官著榮慶瑞洵秦綬章娜
福保陳景鑿趙以炯周爰誦陳嘉言韓培森張燮堂李立元于受慶王景禧景芳昶
馮恩岷李哲明華輝黃均隆去欽此○又奉 硃筆內簾監試著桂年龐鴻書去內

場監試著麟趾賡颺富通阿如格松齡楊晨宋伯魯閻錫齡黃桂盞馮錫仁去餘依
議欽此

江南儲材學堂章程 附甘結保結憑單合同式

一江南 奉設儲材學堂定學生額百二十人分習英法德日四國語言文字俟語
言文字精通仿照漢儒專經分治律例賦稅輿圖繙書種植水利畜牧農器化學
汽機礦務工程各國商務中國土貨錢幣貨物諸學惟其理法精密必須聰穎子
弟方能學習除同文館學生歸併外業經於甯滬招選如額各生即由家屬出具
甘結填明籍貫年貌三代並由保人出具身家清白不奉異教保結其保遵照北
洋定章以八月為期甘保結式詳後學生到堂先試習三月再行甄別以定去留如有口
齒不清資質魯鈍性情執拗不堪造就者無待甄別隨時剔退甘保二結發還學
生來堂出堂川資自備

一學堂分英法德日四學各以三十人為額學生試習期滿分別去留後第其資質
學問判定名次再照批定贍銀章程分別辦理其在堂試習未滿三月者只予飯
食不給贍銀

一四學學生英文法文延洋教習兩員教授訂立合同合同詳後並有華幫教習兩員從

旁助教。德文日文。先以華幫教習兩員啟迪。俟兩年後。再延洋員。四國之學。均先以文法語言爲第一要義。然後分授各課。以重實學。又以學生已窺見中學門徑。每日攻中西課。其致力以西六中四爲斷。

一洋文功課。二月朔起。九月晦訖。皆上午八點鐘開課。十二點鐘止。十月朔起。正月晦訖。皆上午八點半鐘開課。其畢課時同。漢文功課。通年一點半鐘開課。其畢課時。二月至九月。在五點半鐘。十月至正月。在五點鐘。

一學堂設漢文教習六員。分時講授經史及春秋。左傳戰國策諸書。並有益經濟之文。以擴知識。每月逢初八日十八日。命題作小課。由教習點竄評閱。其有年齒較穉。文理尙遜。未能作文與論者。發給讀書日記一本。令其逐日書所見聞及所心得。劄記於冊。祇求明晰。以期逐漸通順。每屆月杪呈閱。

一各生立品勵學。責在漢文教習。各發給學行記一冊。內列諸生姓名。由教習隨時體驗學業之勤惰。行爲之敬肆。分別優劣。加以考語。月杪送總辦察閱。優者記之。遇有小過罰贖。准予抵銷。劣者彙俟季考剔退。

一各生於旁晚放學時。准在堂內散步。不准出堂。上燈後。應在本房研習。日間所授功課。以備明晨問答。如洋漢文有不解之處。准赴教習處請質。不准串房。致擾他

人功課

一每逢房虛昴星日照西例休息清明端午中秋冬至萬壽及西曆元旦各給假

一日年假二十日暑假二十日年假定以臘月二十日放學正月十一日開學暑假俟氣候酷暑臨時牌示一日之假

倘欲出門仍應告知委員傍晚不准在外住宿家在本城者違者戒責記過始准住宿

一本學堂照水師學堂例於正樓上恭設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像月朔辰刻啜

粥後由師員等每率八學生登樓師長居前學生立後同時各行三跪九叩首禮

是辰先於庭院序班次第登樓以昭肅穆是朔漢文功課該教習敬宣聖諭廣

訓庭訓格言再十一月初四日聖誕行禮如前

一各生平日不准請假致誤功課惟於完姻父母之喪承重喪均准酌量原籍遠近

准予給假假期內仍應停給贍銀逾限回堂按日罰贍其餘期功之喪一概不准

假回

一各生留堂後中途不得告退如遇病請假須由學堂官醫驗明屬實始准停課如

查出託病請假除飭令仍進講舍外並罰贍銀

一漢文教習遇大比之年欲應試者須預先稟明總辦覓定代庖方行准假外籍准

假一月本籍准假二十日學生已入洋願應鄉試者給假日同學生有應院試者

由漢文教習察其平日漢文造詣若何如能應試始准假回以免徒勞而重堂課
一學生中西功課兼營並習刻無暇晷倘因功課較繁畏難逃學抑或學習兩三年
後洋文粗通藉端滋事希冀斥退另圖生理除將該生革退外仍行縣提其家屬
追繳歷領贍銀及已用火食銀兩並著攤賠本堂虛糜公費以警效尤

一學堂購備中國各種書籍係屬學生公用祇准借看借鈔極應珍惜不得污損鈔
閱畢隨時交還管理之員收儲

一學堂應用洋書紙筆及茶葉燈油均由學堂備辦

一學堂各屋瑣雜操作專僱聽差伺應不得私自添人學生有寄信等事不得任意
遣聽差出外應交委員彙齊辦理亦不准自託寄信等事私行出堂

一學生規條懸示堂中違者輕則罰贍一日二日三日不等如有意外重過非罰贍
可了者則記大過一次一年之中大過記至五次無優抵銷則是不能悔改應卽
革退除飭追贍銀火食外並著攤賠本堂按月虛糜公費此條與第六條
第十三條參看

一學生在堂每年分春夏冬按季考試由總辦監考校閱試卷統核分數酌擬甲乙
彙呈南洋大臣鑒定發回榜示分別獎賞其秋季大考由總辦申請南洋大臣定
期臨堂考試屢列前茅者除加給獎銀外再於大考後賞給功名以重作育而示

鼓勵

一每月月課定二十八日考洋文二十九日考漢文皆辰刻命題酉初繳卷卽由洋漢教習監場倘此二日中值休息之日大建則移下一日小建則推上一日

一每月初八日十八日下午漢文教習停課命題面試論說詩文各做一種祇求文義通順事理條達字數不必過多謄清繳卷以旁晚爲度是午前西課不輟

一月課各卷洋文由該國教習擬定甲乙漢文由該管教習先行閱看於初二日上午齊集公所彼此互閱統擬甲乙所有漢洋各卷均於初三上午送呈總辦以便評定榜示

一月課季課不准借端躲避如遇病假俟痊愈補考方准照領膏火

一學生中如有學業優長可備器使者由各該管教習察實隨時記名於冊是之謂記優記優一次准與記過一次抵銷一年之中全優無過者特稟總辦另加上考詳請存記以示鼓勵

一學生自開館肄業之日起至三年期滿大考如學有明效月試屢列高等者應遵照奏議給予科名仕進之階近復特奉南洋大臣劉批准照皖章給予監生准其一體鄉試以示鼓勵

一西學日見其重。本學堂既設。或有他省咨調學生。充當差使者。當由洋漢教習。擇尤稟明總辦。發給憑單。憑單式詳後詳奉南洋大臣批准。始可前往。如指名咨調。亦由洋漢教習察實稟核。如學力未充。則遜謝不敏。以優者應之。

一章程內如有未盡事宜。隨時稟請南洋大臣核定補入。一體遵行。

附甘結式

具甘結 今結得 現年 歲 省 府 縣人係

之 蒙

江南儲材學堂。考充學生。入堂肄業。自應遵照章程規條。平日不得請假曠課。如因資質魯鈍。學無成效。隨聽別退。如有違犯堂規。亦聽分別輕重。訓責懲誡。將來學業有成。聽候位置。斷不敢託故告退。或潛逃徙業。亦不敢有意滋事。希冀斥退。暗遂私圖。倘有此等情節。應聽

儲材學堂斥革。追繳歷領贍銀火食。並認賠華洋各教習薪水。及在堂虛糜書籍紙筆各件等費。按月攤銀若干。計數照繳。不得短少。倘敢抗違。聽憑究辦。除覓保人。取具保結外。所具甘結是實。

三代 均填註存歿

曾祖父

祖母

敬

光緒二十三年

月

日具甘結

家住

附保結式

具保結

今結得

蒙

江南儲材學堂考取入堂肄業該學生係

之

除由該家屬出具甘

結外查該生實係身家清白並無公私過犯以及崇奉異教不敢朦混如該生學業有成託故告退或潛逃徙業或在堂有意滋事希冀斥退暗遂私圖等情遵聽斥革責成保人著落家屬追繳歷領贍銀火食並認賠華洋各教習薪水及在堂虛糜書籍紙筆各件等費按月攤銀若干按照在堂日期計數照繳不得短少倘敢抗違惟保人是問所具保結是實

光緒二十三年

月

日具保結

附憑單式

江南儲材學堂

為

給憑事照得江南

奏設儲材學堂分習英法德日四國語言文字查有學生 現年 歲係

省 府 縣 自光緒 年 進堂學習 文遵照學規攻課並無

過犯其洋學工夫分數在 中學工夫 此皆洋漢教習歷

試實在憑據茲准 應由本總辦覆加看語看得學生

堪充 差使除詳奉

南洋大臣批准外相應給憑前往務當勤慎供差毋荒學業須至憑者

右仰 文學生 收執

光緒 年 月 日給 第 號

附合同式

江南儲材學堂延訂洋教習合同

一江南儲材學堂總辦楊道臺奉兩江督憲之命訂定某國人姓名為某文教習

訓課學生二十名自到堂受事之日起以三年為限

一該教習薪水每月議定曹平銀一百六十兩自到堂之日起支係照中麻按月

支給一切火食用僕厨丁馬匹醫藥煤柴等項均該教習自辦學堂不再供給

惟冬月室爐取暖之煤准由官給

一該教習應聽總辦約束調度。至堂中公務。該教習不得干預。

一該教習受訂後。限內不得再受他人之聘。並爲人料理各事。

一現在某文學生。皆因曾在同文館肄業。已學有門徑。與初學有間。應由該教習

到堂考試。分別頭二三班。應課何書。卽由該教習詳細酌定。稟請總辦核辦。

一該教習每日教授功課。幾點鐘。應俟該教習考試後。稟商總辦定奪。每日課畢。

任其歸寓自由。至其所授功課。應聽派員稽查。

一該教習每日訓課。如學生有疑難之處。應聽其從容請益。不得以已教生厭煩心。

一該教習不得教導耶穌天主教中事理。

一該教習應將所教各生。按日功課分數。逐日登冊。分別優劣。月杪呈於總辦。以

憑察核。

一所教學生。應用洋書圖籍等項。須隨時預期開單稟知。以便購辦發給。

一學生有過。該教習只可面加訓飭。告知總辦。按章辦理。不得撻扑。免生事端。至

學生犯規。經總辦汰退。該教習不得請留。

一該教習如有心得。及有益學堂之舉。應具函牘稟明總辦核辦。卽由總辦調度。

不得徑達上憲。以杜越俎。

一每年假期如年假二十日暑假二十日清明端午中秋冬至 萬壽西歷元旦各一日及每月房虛昴星值日即禮拜日此外之日皆有功課不得曠課。

一本學堂特造洋式樓房該教習派住一幢即一樓一底至細慮住屋廚房皆由官給如

該教習携有洋婦子女官撥房屋不敷居住本堂不能增建由該教習自行料理

一本堂只准該教習携帶洋眷子女不准携中國婦人入堂居住以避嫌疑

一如三年限內遇有意想不到之事中國大憲欲停辦學堂因將該教習裁撤則

給該教習貼薪四個月計曹平銀六百四十兩若限內該教習始勤終怠教訓

不力或肆意妄為不聽總辦約束調度或擅責學生致生事端則即行撤退不

給以上所言貼薪銀兩。

一該教習如因教授出力或致疾身故中國給予卹賞照薪水銀四個月。

一如該教習患病在三禮拜內准其輟教三禮拜外應由該教習另延替人來堂

教授以免曠課其替人薪水本堂不管惟來甯川資准由官給。

一合同書華洋合璧兩分一存學堂一給該教習以昭信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六月 日儲材學堂總辦楊押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七月 日某文教習名押

英文報譯

歸安孫 起同譯 吳縣李維楨勘定
龍溪王 史

倫敦太晤士報論中國度支

譯公論報 西八月二十日

太晤士報云中國所借外款悉以海關收數作抵而未聞別闢稅源以補海關之缺若其所借外款則頗有漸漸消耗之概就目前而論尙可應付然不久恐又將匱乏而告貸於人矣

夫中國之所以借外款者蓋以償日本兵費也借款三千零五十萬磅內曾付過日本二千一百五十萬磅尙餘九百萬磅除五百萬磅尙未兌收外中國應存款四百萬磅此款聞已用去而竊欲究其所之西伯利亞鐵路之東也俄國請於中國政府准其越境接築支路由中俄兩國合辦中國不得已允之而中國應籌之費俄人恐無著又使中國於所借外款內提出七十五萬磅合中銀五百萬兩存於中俄銀行以示中國確有的款可撥嗚呼中國用去所借之外款此其一端也

聞中國又擬借款以海關抵贖之稅每年六萬磅作抵并由戶部擔保蒙謂尙有一可以

作保者蓋京津榆鐵路是也特此路將來必與中俄相接之路呵成一氣恐非俄國借款不能得此路爲保耳然苟出借之國持之以力必得如期歸還則亦無虞乎中國爽約卽海關戶部抵保足矣蓋既有關抵部保而到期不歸則亦可以與聞其征

賦矣。

夫中國苟能以鈔關併入海關。而再整頓其地丁鹽課釐捐三項。則國課收數之旺。當不止倍蓰也。惜乎其無此果毅之力以行之耳。粵省大吏。於數年前將兩口鈔關及他項賦稅。歸海關征收。卓有成效。不特商民悅服。而商務以興。所有稅則。皆由粵督頒發。海關祇按照征收而已。然則中國何以不推行於各省乎。毋亦因此有不便於中國當路諸公者乎。

中國海關所收之稅款。皆解入海關銀行。名曰官銀號。中俄銀行匯之。大有壟斷之意焉。

各國旅華人數表

譯橫濱日日報
西九月
初十日

各國寓居中國各通商口岸之人。以去年底爲止。共計一萬零八百五十五人。視前年底加多七百六十四人。日本商家之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者。計八十七家。茲將二
年之行動人數列表於後。

國名

一千八百
九十五年
行動數

人數

一千八百
九十六年
行動數

人數

日本國

三十四

六百六十九

八十七

八百五十二

英國

三百六十一

四千零八十四

三百六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二

美國	三十一	一千三百二十五	四十	一千四百三十九
法國	三十一	八百七十五	二十九	九百三十三
德國	九十二	八百十二	九十九	八百七十
葡萄牙國	九	八百零五	六	八百七十一
瑞典瑞威國	三	三百七十	三	四百零七
西班牙國	五	一百二十五	四	四百十
丹國	二	一百二十五	四	一百四十九
俄國	十三	一百十六	十四	一百二十五
意大利國	六	一百零九	五	一百三十八
奧國	四	七十五	四	七十四
比利時國	三	七十一	五	七十二
荷蘭國	七	四十三	四	六十九
無條約諸國	二	一百四十九	五	八十七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共行數		六百零三		九千七百五十五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共行數		六百七十二		一萬零八百五十五

俄窺印度

三

譯公論報 西八月

印度克郎卜報言俄國處心積慮謀吞印度非伊一日第有三事竊願舉以問焉。俄國文教武衛之中咸自度其得印度果易事乎。俄國之意亦以爲勢不能不得印度乎。俄國之於印度亦一亟亟焉思一舉而逞其志於旦夕乎。試以是三者問之。吾知俄人必將應之曰然唯唯何也。俄人侈然自大視他人蔑如也。視中國波斯國與土耳其之亞西亞諸地可以出入自我惟所欲爲是自俄以達阿富汗不啻門戶洞開絕無阻隔。阿富汗貪冒之心利以得地剖分必且踴躍以助其成功。假道滅虢印度亡而阿富汗從之矣。故俄人之心謂天實授我壹戎衣而定之。無難也。其驕滿蓋若是焉。且謂英之治印度也饑餓其體膚。腹削其脂血。束縛而馳驟之。愚弄而狎侮之。但求利於己而不問彼之顛沛流離疾痛困苦如此。而欲印度之民中心悅服於英也。奚可得哉。印度之民既不能悅服於英。印度之士卒復安望其親上死長奮然與歐人爭尺寸乎。比者觀英之政已有隙可乘。英之軍旅不耐訓練。不遵約束。亦非節制之師。苟令與俄兵之趨趨桓桓者相持於疆場之中。無異毆犬羊而扞虎狼。強弱之不同不著可知。雖俄國蚩蚩之氓好暇逸樂太平。而公卿士夫皆志大心雄。忠君愛上。益以二十年來土宇日恢。賦財日裕。養精蓄銳。好勇知方。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嗚呼。何俄人之言大而誇也。然俄之爲此言也。非無故。殆見我英人竊竊自慮。恐印度之廣土衆民。未能金湯永固。磐石奠安。用以啟其窺伺之心。未可知耳。是故俄人囂囂然輒言於人曰。百年之後。俄將囊括四海。天下一家矣。

俄皇力正頹風

譯溫故報 西八月

西女士滑稽言俄后性慈愛。見貧家婦孺。意甚眷注。皇亦孜孜求治。皇與后皆篤信其民。常微行街市間。不挈從者。時或一人從之。亦惟遠隨於後。不使之近於左右。民之欲瞻仰顏色者。可常常而見之。滑稽又言一事。可入之德行傳中。而無愧。闊浮報錄滑稽之言曰。

余聞俄皇嘗乘街車。沿路搭客之車以九重之尊。舍御輦而弗乘。蓋有深意存乎其間焉。俄

國武員習尚奢侈。年少新進之輩。囊無蓄積。步趨甚苦。有某千總者。因貧故。嘗乘街車。同僚以其不類也。咸嘲笑之。且微諷之。使退其位。事聞於皇。皇曰。是頹風也。不可以長。會當正之。於是皇乘街車。造其營。諸武員不虞皇之猝至也。皆驚恐。皇驟問曰。君等以統率行伍之故。鄙街車而不屑乘。余君等之將帥也。亦乘街車來。君等欲余退位否。諸武員惶懼謝罪。由是向之。因乘街車而爲同僚所不齒者。始得從其便。

云。

尼希利黨緣起

譯公論報

西八月
初六日

昔俄皇阿哀文

明嘉靖十二年登位
西伯利亞始屬俄

在位殘酷不仁。輒囚禁拷掠其臣庶。而致之

死地。嘗於諾夫考勞特。毀廢教堂。管殺祭司數百人。百姓之死於梃杖之下者。數以千計。然而人無怨心。雖被虐四十年。不聞有起而與皇爲難之事。良由俄人愚戇。謂無論皇之所以加於我者何若。而我終忍受之。則天將降福於我。皇亦以爲害之正。所以愛之也。故不悛。宗室考勃斯。豈以皇喜怒無常。思與其順君上之欲。以自苦。不如越境以自免。遂遞去。皇乃遣之書曰。使汝爲知道義。畏天命之君子。則當耐苦忍死。以求昇天。惶恐逃竄何也。此書至今尙存。而考勃斯豈覆書如何。則史傳不載。皇所殘殺之人。大都俯首承順。莫有怨言。橫逆之來。視爲天賜。蓋童而習聞。老大彌信。其愚誠不可及哉。宗室愷潑林。既被囚。以酷刑處死。痛楚已甚。猶歌誦以美皇之殺已。

時移勢遷。至俄皇大彼得時。俄人卽不如昔之柔懦。聽皇所欲爲。皇欲改行新法。國人畔之。一千七百零五年。歐洲教化之國。皆不蓄鬚。風會所趨。不令而行。皇羨之。於是下割鬚之令。然俄人正欲蓄鬚。以示區別於外人。蓋外國人之流寓於俄者。俄人

素仇視之。一旦欲其舍故風以從新令。是適以重其固執之見耳。而皇獨斷獨行。務逞其志。夫逆民心以廢其相沿已久之俗。乃禍機之所由伏也。而皇不顧也。皇先自割其鬚。以爲民率。不論何人。皆須割鬚。自朝貴以至於佃戶一例。設或違梗其令。于思如故。則料之以重稅。皇定爲限期。使民於限內。務遵令以免科稅。過期不割。則每人須納羅比百。惟祭司與佃戶。則因流品居下。但於過城門時。納一考背俄錢而已。夫皇之所爲。不若阿哀文之暴。而斯時之民。反不如阿哀文時之惟命是從矣。衆情洶洶。思起爲變。顧又懼怯。欲亂未成。不然殆矣。皇性英鷲。果殺戮其智者。皆思鬚與首領。不能兩全。與其存鬚。不如保首。故雖訕謗之聲。不絕於路。而不敢不勉從其命。

然而甯納稅不割鬚者。亦頗有之。而鬚稅之徵。於是歷有年所。蓄鬚者既納稅於官。官給以小銅錢一。以爲據。錢面鑄有口鼻鬚髮形。上加收訖二字。而圍之以花紋。及俄國墨鷹。其背注年月日。納稅之人。於出入城邑時。必携帶此錢。以便查詰。不納稅者。收之於獄。

迨俄今皇繼位而割鬚之令。以寬。然而俄人士。往往發爲詩歌。著爲論說。以諷刺其國。苟使所言不誣。則俄猶橫暴如前也。俄官乘權藉勢。辜上凌下。公道既消。民心以

背而皇懵然不察。所以官爲其非。而皇受其咎。俄有尼希利之黨。蓋有由來矣。嗟乎。爲上者不能善治其民。使不免於饑餓之苦。而又加之以無道之政。是驅之使亂也。夫國政飭。則官方整。以俄之治而求其官之良也。難矣。

巴佛利亞國君事述

譯公論報西八月十三日

臘特威葛第二者。歐洲巴佛利亞日耳曼列邦之一國君也。列諸環球各國。巴爲最小。而臘

特威葛龐然自大。覺巍巍乎有不可一世之概。見非高爵顯位之人。卽唾涕視之。不屑與之爲伍。采色聲音。凡所以悅耳目遣情懷者。非窮奇極異。不足以快其心。離宮別殿。祖父之所遺也。而鄙之穢之。等桑戶蓬牖之不足。以容其身。繼統而後。大興土木。政教不修。軍旅不治。怙侈滅義。日以經營宮室爲事。其園林臺榭之肆。奪玉瑱居楹。金壁飾璫。屹然特立。的爾殊形。夥矣沈沈。世鮮其匹。王乃深居簡出。厭然獨處。其中孤僻之性。殆亦天賦。踴踴賈賈。陶然自得也。時則於山之巔。水之湄。層樓厦屋。遊遊無度。一室之內。一楹之間。必有侍者。

王好樂。時而欲極視聽之娛也。歌衫舞袖。紛列於前。已則高坐巍然。獨樂爲樂。以衆人呈技奏藝於下。而一人逸豫之。使執籥者。秉篥者。吹笙而鼓簧者。若而人。廢然寡興。索然少懽。敢怒而不敢言。巴王之心。乃益怡然。豈不謬哉。有衛格那者。巴佛利亞

樂人也。王嬖之間亦與之遊。言必聽計必從。爲建劇園於倍勒斯巴佛利亞地名以榮之。覆
瑜貼地。袍笏登場。來觀者踵相接焉。春風一曲。黃金二十萬鎊。得諸人者什二三。而
王之所畀。幾什八焉。

王生長之地。萬壑齊鳴。千峯匝峙。少成若性。喜於高山深林。人跡所不及者。流連忘
返。日以繼夜。其夜出也。車聲鱗鱗。馬聲蕭蕭。鄉人聞之。爭先快觀。第見陸離光怪者。
葆羽之富也。輝煌熠燿者。妝飾之麗也。皓月如晝者。車上電燈之四射也。倏焉轉瞬
而逝。杳不知其所之。飄飄然神仙不啻也。居哀爾潑司歐洲大山山民。往往見之。他人罕

觀焉。山民嘗狀其彷彿曰。乘輿之上。簞第朱欄。條革金厄。無論也。雕文刻鏤。華美無
雙。怪象奇形。目所未覩。人而翼者。一一執鮮花。與王相對立。五綵梁輶。繪事胥彌。烏

尼克巴佛利亞京城名人之手筆。駕言出遊。必以四牡御之。王愛其馬。愈於愛人。以馬之不

能言也。呼之曰。啞大夫。馬亦似解人意。忍受羈勒。以博主人懽。千八百七十四年冬。
命爲巨室丹楹。爲廡以享馬。且飼以梁麥。而不以芻。固人訝之。竊謂王將有賽馬之
舉。故苗壯之乎。

一日大風雪。王欲於寢殿之後。築層臺。臺之周。曲廊繞之。於是立召工師。斤斧從事。
掾之陬陬。度之登登。踟躕而爲之。不日成之矣。逞一己之私欲。而梓人匠人。歲寒之

悽愴不恤也。臺成。王遊觀其上。備鐘磬樂器。命左右於臺之下稻田中。置金鼓之屬。分野布列。使兵士如干。各持來福槍。實以彈藥。匿於四陬。毋聲揚。復令左右悉驅驂。驅駟騏入田中。王居層臺。示以手。一時槍聲舉。鐘鼓之聲作。五音六律。競響爭鳴。喧噴嘈噪。聲若巨霆。隆隆於耳。馬驚懼。馳驟踴躍。怒吼狂奔。絕塵而去。或踣於道。或墮於山。而王以爲樂。

王既玩弄其馬。又復狎侮其人。左右之爲傷殘者三十。其一且至死焉。蓋其頤指氣使。兇逆不仁。無心之小過。輒囚之黑暗窟室。否則流徙美洲。嘗有一人馬。向之停瞬注視。王大怒。授以面具一。加於其面。滿一載始免之。又有一人者。性滯鈍。無他過也。王以印印其額而辱之。宮之外有大樹一章。王傴僂而敬之。旁有權籬。王每見必式。喃喃焉祝其多福。宮中屋宇連雲。王足跡不能日遍之。時或數日不入。則入門必抱其柱爲道相思。以示親愛。其謬妄大率類是。嗟乎。驕淫矜誇。殘暴昏愚。一至於此。尚可言哉。然其性然也。當使醫者以藥滌其心。

記日斯巴尼亞首相被害事

譯倫敦中國報 西八月十三日

日斯巴尼亞首相克諾弗斯。於西本月八日。在生太哥達被害。查該地係日斯巴尼亞北境濱海之地。近維多利亞。日斯巴尼亞地名爲日人士休沐之處。是日克諾弗斯相。駕

車往浴。突有意大利國亂黨名葛華利。託名立拿爾第者。以手鎗擊之。三擊而仆。倒於其夫人之足旁。少頃遂死。

聞葛華利之弑日相也。熟謀深計。伺隙而動。已非一日。被執後。一一承供。蓋是日日相與其夫人偕赴禮拜堂行禮。禮畢。如生太哥達而浴。浴竟。方流覽書籍。並與報館執事人數輩相對清譚。該犯潛入。以手鎗審慎端詳。窺準而後擊之。故一發而中。但聞砰然之聲。日相面額左耳。已中三子。立時卧於地。口中嚙言有匪。復言願我西班牙國萬世無疆。左右急扶起。掖入室中。不及半刻。即已氣絕。乃延教士誦經。以禮殮之。

時該犯已獲。即執付有司。嚴行審訊。據供其真姓名。爲密起爾恩奇羅葛華利。年二十六歲。意大利國乃潑而斯之卜及挨人。凡意大利亂黨所爲不軌之事。彼悉與謀。先是在法國及比利時國遊歷。於上月間始至日斯巴尼亞。去年亦曾至日斯巴尼亞一次。居於罷西羅邦。日斯巴尼亞東海邊地今自馬得力。日斯巴尼亞京城而東。與日相同時抵生太

哥達。相機行事。果償所願云。

該犯葛華利。身材中等。多髭鬚。常帶眼鏡。觀其人似甚安靜。狀貌亦不獷惡。行兇之時。衣服亦頗整潔。自言一擊而中。誠大快事。詢其何嘗於日相。而肆然爲之。答言與

日相素昧生平。初無怨恨。惟奉匪首之命。不能違之。前者因遵守亂黨宗旨。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曾犯案囚禁於意大利之路昔拉獄。凡十有八月。後脫逃。匿避於馬賽。法國南方海口。尋至罷西羅那。

日斯巴尼亞攝政君后。得此兇耗。憂心如焚。怒焉不樂。立派御醫巴司拖。迅速馳赴生太哥達診視。巴司拖爲日國良醫。冀其挽救日相。重輔國政。詎醫未至。而相已奄然逝矣。日君后乃命挨子卡拉格提督。攝行相事。兇耗傳至。通國之人。皆怒皆欲裂忿。忿於該犯之大逆不道也。

有日斯巴尼亞職掌屬地大臣。如中國之理藩院尙書。自生太哥達回抵馬得力。言此事甚詳。

謂克諾弗斯相國被創後。傾跌於地。額上復受一傷。卽不省人事。亦不能言。與初時所報擊中後。尙能數語不同。蓋槍彈一入。頓時昏暈。不能再言。時其夫人適在廊下。聞槍聲。卽狂奔而前。見此情形。大罵逆匪不止。該犯答云。夫人爲朝廷命婦。小人不敢不致敬。但小人不得已。爲忙脫許。意大利地名前有亂黨多人受刑於此。之兄弟友朋復仇。故冒此

不韙。今事已成。心竊自慰。夫人幸毋怒焉。

克諾弗斯相之靈輜。於月之十一日抵馬得力。日國各大臣各文武暨各國公使。皆至火車棧迎接弔臨。

日君后手諭相國夫人慰唁至再並頒發懿旨命照大司馬在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賜卹並爲之輟朝三日飾終典禮至優極渥駐劄馬得力之各國公使俱躬詣弔奠素車白馬極盛一時英國駐劄馬得力公使特拉孟得華爾甫得倫敦外部電飭令恭代英君主弔唁日廷失此賢相并唁相國夫人英首相沙力士勃雷亦電馬得力致其唁辭復唁日國駐劄倫敦公使卡沙佛倫昔亞伯爵以其與日相克諾弗斯有至戚之誼也日相才德出衆非尋常碌碌之人不幸爲亂黨所害遐邇聞知莫不痛心疾首而切齒亂黨也

暹羅考 續四十冊

譯倫敦中國報 西七月廿三日

法律 愛暹羅者莫不以變法律爲當務之急良以暹律流弊孔多聽訟者無所秉式以求公允今暹人亦知法律爲立國之本意欲採用西律以救其弊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英暹條約之第八條載江湄省英暹兩國人交涉之案由暹王派員會同英官辦理故卽於是年設會審署於江湄自開辦案件以來無齟齬扞格之患署中以暹律辦案英領事倘蒞署會訊可從其便涉訟之人若以該署所斷爲不公准其上控於濱角惟須經領事允許耳

牢獄 昔暹羅苛待獄囚慘無天日諸囚蟄伏之處殆非人類所可居暹王惻然憫

之爲之改建獄舍。佈置悉遵西法。慕西國令囚學習手藝之善也。亦令教囚以攻金
攻銀製器洗衣等藝。而氣象於是乎一新。此特其造端耳。而已一變以至於是可謂
盛矣。

奴隸 今王未卽位以前。暹羅奴分二類。一因戰事被擄爲奴。其後嗣卽仍祖
父之舊。雖欲自脫而不能。一則因負債之故。自售其身。及其眷屬於債主。而爲
之奴。旣爲奴。卽永爲債主所驅使。不得另謀他業。然暹羅雖有買奴之習。尙勝
於阿非利加黑奴。蓋舊律尙有禁止虐奴之條也。及王卽位。卽頒例二條。一此
後祖父之事。不得累及子孫。奴生子女。皆有自主之權。二此後無論被擄負債。
不得爲奴。

教養 暹人尙以祭司長爲師。童蒙就學。祇口授而無書。今則學者必有小學讀本
四五種。如算學地志等類。其教養之費。皆國家供之。祭司長不得收取束脩。每歲僅
可受禮物一二次而已。每年年終。暹政府派員查視各學。以稽其教授學習之勤惰。
具報政府。

先王設一學堂於宮苑。以教宗室及貴爵子弟。延美國博士麥克法來恩爲之教習。
今王初卽位。另建一學堂於宮外。命名曰蘇南達拉雅。今已改爲女學校。有英國女

士暨出洋女學生數人主講席。此外又有學堂一所。以教世家子弟。延品學兼優之毛蘭脫君。爲總教習。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正月。我英與法人約。不許侵犯暹地。亦不容他國侵犯之。暹羅賴此東西二鄰之力。實非淺鮮。此約若能永守弗失。則暹羅之內治固。而商務盛矣。比利時商務之興。根於國無外患。易暹羅而爲東方比利時。余蓋有厚望焉。暹政府有比員一員。向在比政府供職。而爲暹廷所用。已五年於茲矣。暹王信任之。倚之如左右手。王此次出遊。命執政諸大臣攝政。比員與焉。夫治人治法。二者本相需而行。法生於人。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人能用法。有治法尤貴有治人。暹羅有今王。暹國之福。暹民之幸也。

稅重民困

譯字林西報西九月廿三日

中日之役。日人志大慮疎。譁然言戰。一往之氣。欲遏不能。而兵戈之禍。於以成矣。既戰而財匱。於是議加稅以補國課之空乏。而抵軍務之耗費。向之譁然言戰者。至今日而將爲重稅所窘矣。來年入款不敷於出款者。計日銀三千三百萬圓。已議定加抽田稅一千萬圓。各城鎮地稅二百萬圓。酒稅一千二百萬圓。

路透電音

印度邊亂漸見平靖。亂黨亦漸散。所有各路之站皆已收復。○各國已允英相沙列士勃雷之請。○太晤士報駐劄巴黎訪事人云。法總統福挨往俄。在不透好夫時所議之事。最要者為倘英國亦與三國之連橫。德奧將以何法以制之。○俄法連橫議

者紛如。有謂兩國盟後。倘此國被攻。則彼國必救援。若自開豐端。則彼此不助。西九月初

日。○英皇太孫耶克公爵及其妃遊貝爾法斯脫。阿爾蘭地該處人民鼓舞歡忭。現已自

阿爾蘭啟程。西九月○希臘已允各國管理其國課。惟各國會議於應否先付第一

期賠款。然後土耳其撤退駐劄賽色利兵一層。意見尙有不合。○新南威而司政府

鼓勵民間種植加非。○古巴土人奪踞一要隘。日斯班尼牙及美國聞之皆愕然。西九

月十一日。○各國議撤停泊克里脫港口之戰艦。今以德國意猶未洽。此議不果。○希臘

償土耳其兵款。英俄德三國意見不合。西九月○太晤士報論目下日本若以五釐

之息向歐洲借款。歐洲必有樂從者。西九月○英首相沙力士勃雷前議擬請土耳其

其先撤賽色利兵。不必俟希臘交款後始撤。現英德二國已照此議定。西九月○希

臘欲重與土耳其通商。各國皆允之。西九月○英國呼來極唔孫公司借與中國之

款。每百磅實付九十四磅。其合同業已簽字。現先付二百萬磅。由上海至南京鐵路。

由其承辦。後再付三百萬磅。令承辦湖南鐵路。西九月

二十日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俄籌中國政策

譯日本新報西九月初十日

自往歲軍興以來。俄國威勢之加於中國者。雖庸衆亦能知之。俄聯合法德。首倡干涉日本之說。亦爲世人所熟悉。然其間消息。則隱伏於機微之間。世人未必能知也。余嘗屢見俄人所爲。又嘗聞其所倡說。請舉以論其籌中國之政策可乎。蓋聞俄國經營外國。其策有二。曰懷柔。曰立威。如懷柔之策不得行。則必行乎立威。又或彼此互用。總無有出乎二策之外者。是俄人慣用之手段也。今中國陷其術中。已爲籠中物矣。夫俄人之籌中國。非自今日始也。彼得皇之時。已屢開交涉之端。當是時中國極盛。反視俄如藩屬。待之無異於朝鮮蒙古。其使來中國。中國常給與盤費。又優獎其薪水。常以恰克圖商埠之開閉。爲操縱之妙策。然俄人窺伺。實本乎此。是故汲汲欲遍悉中國情形。簡派生徒於北京。講究文學。有所窺伺。而中國亦厚遇此等生徒。爲之設一俄羅斯館。以爲居處之地。豈知中國之禍根。實伏於此也。嘗讀中國近時名臣林則徐奏議云。異日爲中國之憂者。必在俄國。其後英法亦屢以俄爲言。而中國稍知俄國可懼。卽設總理衙門。分置章京。乃置俄東股。蓋爲分掌俄國及日本之事也。中國視日本如俄國。其所見之誤。豈非太甚乎。俄人稽查中國。

日甚一日。距今約三十年前。已繪自北京徑張家口。俄人所謂哈兒龜卽是也。越蒙古戈壁。卽漠至西伯利亞及恰克圖之地圖。卽觀此一事。亦可知俄人用意於中國。洵匪夷所思矣。

俄人稽查中國情形熟矣。於是欲用懷柔之策。以待中國。謂必使中國泯其疑懼。俄國之心。方爲要著。當此之時。中國方以英爲可倚靠。而英亦以中國爲好友邦。一旦有軍事。開釁於日本。俄人拍手呼云。機會已至矣。能成我宿昔之志者。在此時矣。俄公使卡希尼。頗善機謀。周旋於中國政府。及某大員之間。試察某大員密電。亦可以窺其消息如何。又見某大員五月十八日所寄總理衙門電信。電音及中日爭端時事云。余往

訪卡希尼。且告云。日本欲以兵督我而議事。其意在干涉朝鮮內政。以成侵奪之謀。則我中國決不能允其議也。卡希尼對云。俄韓接境。亦斷不能任日人所欲爲。且此事係極大之事。故中俄兩國。須同心協力。從事於此。又見五月十七日總理衙門所致某大員電音云。昨日英公使滙昆那兒來談云。日兵在仁川。必不入漢城。想英使與日本少村有親交。其言未足盡信也。由是觀之。英俄二公使之言。中國政府視之。輕重懸殊。旣如此矣。然則昨日之密友。指英卽爲今日之損友。前日之損友。指俄卽

爲今日之益友。交情益密。而俄人政策。乃一一中其機械。嗚呼。是中國自招其禍。

也

中日構釁之時。中國連戰不利。北京朝廷。狼狽實甚。而俄籌中國之策。遂從此而成。中歷甲午七月十三日戌刻。某大員發電於總理衙門云。頃者俄公使卡希尼。遣其參贊官巴務魯布。帶交俄國密謀。謂俄實深念朝鮮。乃起而干涉其事。本無自利之念。唯按照千八百八十六年。即光緒十二年。在天津與拉度肯所面訂之約。而辦理此事耳。俄既以此甘言。囑中國。中國以爲俄必動兵。而拒日本。然中國倚賴於俄。如此。而俄人遂得行其宿志矣。越至九月十四日。某大員致書於總理衙門。某親王。其大要云。俄使卡希尼。方養病於烟台。故屢訪問其參贊官。參贊官云。病少愈。則當亟回津。十二日。英使滬昆那兒。至津。及晚會見。英使云。兩國干戈。滿目。同罹衰弊。何時方能休止。曷不相度機宜。亟與講和。是我英政府之意也。度英政府亦必以此意。告駐日本公使也。閣下以爲何如。余乃對云。事已至此。唯有戰耳。英使云。果有何成算乎。苟無成算。則不如亟議和。及今賠償兵餉於日本。則事息矣。余對之云。與其出兵餉。不如以此餉費。而用兵也。償以兵餉。斷不能也。英使遂辭去。觀此書之意。某大員輕視英使。而無禮之甚。見於言外矣。又某大員覆書某親王。詳言與俄使會談之情。形其大要云。昨日卡希尼回津。及本日正午來談。余謂之曰。昔聞足下屢云不許他

國據有朝鮮。今也。日本竟據有之。貴國將出於何途乎。比聞日兵四千。彌滿於元山。至豆滿江一帶地方。將逼貴國之境。貴國豈坐視之乎。俄使云。不接本國之電音久矣。日兵東侵之事。恐屬傳者之誤。然朝鮮之事。大局未定。未由一試也。如日兵或侵我境。則俄兵必當力爭耳。不然。則當守局外之例。中立而已。如兩國講和之後。日人尚佔據朝鮮。則我俄亦必有辦法。不容日兵駐紮朝鮮也。兩國交戰日久。勢必衰弊。迫於議和。夫均是議和。不如及其未入疆境。亟結和局。余俄使目稱也將以明日回北京。與各公使商議。現在烟台時。亦嘗與英公使議及此事。要之。如日本有肯和之意。則宜亟議焉。至若和議之法。則兩國自訂議。又或由列國公議。亦隨其所便耳。雖然。恐中國不免有所損也。俄使所言如此。而未明言及兵餉一事。敵意如賄數過鉅。則中國不能從也。俄使又云。久仰親王之大名。待至京時。定當趨謁親王。如嘉納我言。則幸甚。余某大員目稱也乃告俄使云。某邸閱歷甚深。各國無不佩服。如入告昌言。則必能嘉納也。於是俄使到北京謁某親王。陳說和議。稍動其心。是實爲兩國講和之源也。然則俄使固隱然爲中國政府所重。得以籌畫諸般之策矣。俄使所策必中。而中國多年恐懼俄國之情。亦漸改變。以往日親英之情。移爲向俄之念。蓋俄國之策。端賴此也。及和局既定之後。俄威日隆。振動於京師。勢力日熾。豈非爲胚胎於中日構爭之

故乎。

俄威既加於中國。於是有所謂中俄密約出焉。及俄皇行加冕之禮。某大員奉命出使。而中俄兩國。宮廷益親。又中俄銀行總理。出使中國。答拜其盛意。蓋俄國所慣用之懷柔政策。每能奏其功矣。抑中俄密約。所以報酬俄國干涉日本之事也。俄人由此一約。得獲取築滿洲鐵路。借用旅順港埠。修築膠州灣之利益。又創興銀行。而收中國之利權。俄國所獲取於中國。不亦多乎。俄國既得此等利權。而其餘密約各款。將無不舉。各國環視。頗欲沮礙俄人。而俄人專秘密其事。惟恐各國知悉。故及成其效。而各國始見焉。靡不嘆其用意之深也。至若翻弄中國宮廷。使其感俄廷之德。豈非巧之又巧者乎。其運用手段之妙。洵出人意外也。

中國及俄法英關繫

續第四十冊

譯世界雜誌

西八月
初一日

未完

中國侮蔑外國。固非始於今日也。故今日之中國。非言語所能開其蒙。唯當以干戈醒之耳。往者我欲得中國之利權。非干戈相見之後。萬無成理。惟近日俄人貌稱爲中國謀。而其實非爲中國百年之計也。中人不揣俄人之意。遽感激其施恩。現如某大員。露其意於暢談之間。蓋爲世人所共知也。往年中東一役。中國沿海各省。不爲日本戰艦所擾者。蓋日本守信於我英國。而從英國所勸告也。意者中國亦必感謝

我英也。然當馬關講和之時，我英國獨不與俄法德三國干預中日之事。去年中國某大員抵我英京，頗有怨言於我，是果何心也。況中國以某地江割與法國，以壞往年所訂之中緬條約。又俄法擬助築東三省之鐵路，此二者亦使我英國之積威歸於漸滅矣。所幸中國既壞中緬條約，而英相責問於中國，遂開廣東西江為通商口岸。又以上部緬甸之地復歸英國。昨年六月三十日，英國商業公所大會決議云：自緬甸之埠口至中國西南部地方，鐵路未通，必須築此一路，以便我等舉眉公河岸屬地為一大貿易之要區。此策若成，則我英國製造家等可於暹羅北部及中國西南部地方爭商權於法商，而舉鐵路之利也。英相以此責問中國，竟能得中國允諾。是使中國為萬國貿易之地，天下各國亦能均霑利權也。意者中國南部將來商務之殷盛，將倍蓰於今日也。今夫俄國築西伯利亞鐵路，法國築東京鐵路，皆自謀其利耳。不如我英國所為之公，且正為萬國所均利也。現中國雖設稅關於內地各處，而一旦鐵路既成，其河川亦通外國商船，惡得一一征其稅哉。必不待數歲而廢其弊法也。苟翫惕因循，拘泥舊制，絕商務之利，阻富強之基，必致貧民日多，盜賊日起，亦何益乎。今中國之行政，不得其方，譬猶人身腦筋不備，左支右吾，安能獨立哉。由是觀之，變法以齊其國政，是亦不易之道也。然則其法當若何。曰：其要在倣日本及

印度等之制。變其行政及收稅之法。吾人目擊中國積衰積弱之狀久矣。往年中日之敗。亦不足怪。今屢爲法國所嘲笑。爲俄人所玩弄。皆由其政法未善。及官吏庸劣無能。不能整治海陸之軍政故也。

完

某君論中國將爲俄法英所爭

譯國民新報西九月初四日

七月二十八日。維也納自由報云。日本政治家某君。到維也納。或叩以俄國將樹威於東方。而英國威風漸減之情形。某君云。余在英京會見英相。及其餘政治家諸君。似未以爲憂也。余亦竊謂俄人必不能駕英人而上也。現在日本各埠。英國旗章高懸。商務幾居其半。至其餘諸國。則固居其下風矣。俄雖虎臨中國。中國豈獨任俄人跋扈哉。若謂中國將獨爲俄人所并。是固謬說耳。意者中國將來之事。足起俄英法三國之爭端也。俄人豈得獨恣其私哉。

德人窺伺中國

譯日本新報西九月十二日

德國既干涉遼東以阻礙日本之事。其志本在望報耳。豈有他念哉。邇來寤寐中。猶不能忘報之一字。或逼中國招聘其士官。或訂爲中國造軍艦兵器等約。然比之俄人得志於滿洲。法人得意於廣西。猶未足當其十之一。於是苦心孤詣。欲大有所得於中國。故虎視眈眈久矣。其蓄志之險。不可測度。頗欲得一海口以爲棧泊戰艦之

二

卷之三

三

處其意謂英既有香港法有西貢咸得椗泊戰艦以備萬一之變俄又佔據海參崴之地則此等諸國一旦周旋於太平洋上洵無礙也況日本嘯興取臺灣屬其版圖以兵以商咸扼東西之險要唯德建國稍遲雖近時文化漸興而未嘗有利權於東洋故嫉視各國利權之多不禁垂涎於是先相中國形勢欲得廈門附近之地屢測量其水陸之形勢然此一帶本有三十六島稍不便戰艦進出且灣內亦不甚廣故姑變其初志近時又有欲佔據福州附近之說西電已具報此事又約得報記云德國諸報均云德國政府有欲設蓄煤所於三沙灣內之意灣在福州府北約十二里灣口八基魯米突約當日本十二里半蓋椗泊戰艦最相宜之地也如據有此所則可制勝於有事之日且又足以控制臺灣通商之利也

論膠州灣

譯東京日日報西九月十二日

俄國哥得林報者係該國海軍衙門所常言其意之報頃記一章云客冬俄人測量膠州灣勸告中國政府築造蓄煤所及兵營於該埠中國政府初無嘉納俄人勸告之意然俄國外交官以種種方法說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亦漸悟其意乃決意定爲軍港顧中國政府現極貧弱國庫空虛而又不知辨法於是我俄人更說中國政府云貴國如假我俄國以與貴國同用膠州灣之利權則我俄國願出貲代爲築造若

中國政府允諾則俄必亟成此事也由是觀之膠州灣非復中國所有其名雖稱曰屬中國而其實已爲俄國之軍港矣。

俄報論日俄關繫

譯大阪朝日報西九月十四日

七月三十一日俄國諾倭埃吳列美亞報登錄朝鮮訪事來函云近西字報屢稱我俄威震朝鮮將舉該國爲我俄屬吾人聞此雖大快於心然揆之我俄實情要未必然我威勢固未全樹於朝鮮也自該國王辭我使署還其故宮以至於今我俄之威勢未嘗少震唯日人秉志強健常好抗我近時寄日本報於朝鮮各學堂其中有題曰和親國家論及我俄之事云俄國拯救中國遂得黑龍江以北之地該地一帶當中俄之咽喉而俄人一舉竟安然得之今復欲得地於朝鮮其志非小蓋將欲爲一大強國而稱霸於東洋也故甚欲肆其蠶食之計必求逞而後已爲朝鮮人者當亟圖自立而不可存倚賴俄人之念也其所唱說如此頗嫉視我俄國而盛稱日本之高義勸高麗採其典例而效其所爲云

朝鮮人上自國王下至庶民已大半歸心於我俄然未遭入我版圖之機會則爲我俄人者當助長朝鮮人之志使其向化是爲亟務耳唯日人雖嘗誤事於朝鮮而尚汲汲謀其利益是爲可懼譬猶以雪白之絲捲彼刀刃豈不危乎然則我俄雖不欲

樹威於朝鮮不可得也。現在該國有三美國人。佐國王修其政務。中有一人曰某者。即徐載。千八百八十四年。謀倡變政。逃往美國。遂歸其化。後開十二年。復來漢城。遂得有今日之聲望。此人爲美國黨領袖。現漢城中。英字新報及韓字新報等。此人皆隱與其事云。

英屬加拿大記

譯大阪朝日報 西九月十六日

英屬加拿大。在北美洲。始居其半。與日本隔一衣帶水耳。海上四千三百四十三海里。東西四千英里。鐵路一萬六千餘英里。然其人民極寡。雖在城府。不過一二萬之間。商務殷盛。人文最盛之都會。亦不出於十萬也。然此等都會。互相隔距。自晚古巴至伯尼克。約千五百英里。其中唯有一都會。曰卡利伯兒克。人約二萬。四望皆曠野。茫漠連天。其氣候亦南北不同。如麥尼得。巴當嚴冬之際。寒暑表零度之下六十度。當盛夏則或至百十四五度。恩打利我州。在加拿大之中。人文最盛。商務最殷。其地與美國相接。故住居其地。半爲美國人民。互相貿易。蓋加拿大之與美國貿易情形。當於此地知其大要也。加拿大雖屬英國。而其財政與英國自別。除外交及軍事之外。總爲加拿大政廳所辦。故雖爲英國貿易貨物。亦猶一一征其稅也。

東洋埠口

譯國民新報 西九月七日

英國名士某君寄論於的利報云英國有好埠在東洋蓋國家之福也亞丁哥倫波新嘉坡及香港皆屬我英國實爲英國海軍須據守之處苟我水師扼此諸埠天下豈復有可畏之邦哉現在哥倫波將築造船渠約費三十一萬八千鎊現定支出一半之議新嘉坡香港等處民人既私造船塢廣大無比足以容五百英尺之巨艦苟三地船塢完成則東洋之地豈復有此等船塢足與之媲美哉且諸地近接孟哥兒及波兒尼我等產煤之處故瞬息之間可能運煤而至也日本亦多產煤如與我訂攻守同盟之約則足以同稱威武於東洋也無復疑矣況其國在海島其勢恰似我英乎蓋東南沿海有好埠口兼多煤之處唯日本與我英屬諸地也由是觀之東洋之形勢亦可概見矣

發見金鑽

譯東京日日報
西九月
初三日

日本駐紮美國紐約領事某君具報外務省云頃者英屬坎拿大之克郎大哀克地方獲得一大金鑽該處人民等驚喜欲狂謀開鑿其金創興公司醞集資本已有十餘公司之多聞克郎大哀克在裕昆河支流之沿岸該河則自坎拿大流至哀拉斯格埃也該地接於哀拉斯格埃距裕昆河口約千八百英里該地附近向多金鑽間有開鑿者尙未甚盛惟上年十月發露金苗以後從事該業者始漸多去冬約有三

千人運搬金塊於桑佛蘭是斯哥其數約為一百弗該地所產金多係砂金存於地層上面約十五英尺左右其地殊多金質或云自今以後窮十五年之力開鑿此金尙未必能盡實足為地球著名之金礦也到該地有二路一自裕昆河口用小輪船溯河而去如欲自是耶得兒至該處約需三十日或四十日第裕昆河冬日必結凍故經由該河以六七八三箇月為便也一自儒諾港沿流而去此行程計六百五十英里頗為崎嶇然需日不過十五日或二十日耳經由此路惟四月至九月二十日之交為可行也該地夏時炎熱冬期近寒如十二月上旬每在寒暑表零度之下六十五度或七十度六七八三箇月太陽終夕不沒其餘數月則不復見陽光而常為夜也且當夏時頗多蚊云

中國滿洲金礦情形

譯東京日日報西九月十四日

俄國大藏大臣屢刊東方商務財政等書頃又刊伯希的布氏撰滿洲志且添加地圖一張該書中係記述行客實驗之情形今摘錄其大要開列於下此章係倫敦中國報所記

一呼爾哈河按是河東北流會呼瑪爾河入黑龍江今屬俄國阿穆爾省在龍江在今黑龍江省後理城西北 按據伯務地尼公司記錄該河頗

多金礦

二池察特喀河按是河東南流會阿瑪市爾河入黑龍江今屬俄國阿穆爾省在阿瑪市爾西北此地當阿爾古訥石勒喀兩河之北實產金最多

之地。又阿穆爾譯卽黑龍江。此一帶地方昔名多金。現在此地金礦係千八百八十三年始

開。其地距俄不遠。初時此地本屬寂寞無人之境。及開礦之後。已二三年。沿河之

處忽成一大墟落。現在人口約萬餘。有地方官司其政事。又自行幣制。其他有病

院客棧戲場等。惜在千八百八十六年。爲中國兵馬所蹂躪之後。漸形衰敝。此處

開礦採金之法未甚巧捷。然產於阿穆爾地方之金尙有五百伯得。一伯得當日本四貫三百

六十此等金礦皆中國人經營其業。

三大別拉雅河。按是河西流會結雅河。又南流會黑龍江。處卽布拉郭威什臣斯克城。俄屬阿穆爾省會城也。沿該河支流有布

拉郭威什臣斯克省之附近。有一金礦。俄國有五百餘人欲開之。而爲中國兵

丁所驅逐。

四寬城子地方。按卽奉天府寬甸縣。此礦係千八百九十四年爲富家所開。產金約七十二

伯得。

五甯古塔地方。中國人禁止人民在此地方開礦。故設兵丁以守之。

六綏芬河畔。此河畔有三坑。最大者在萬鹿溝哈都意附近。

七圖們江畔。此江畔亦有五金礦。

八松花江畔。此江畔在百三十餘年前始興礦業。現時礦人等各訂私約。以從其事。

九達窩給尼河。未詳按今興京加年蟾驛東有支河東流入通水江然未有名此地今為興京懷仁縣屬 千八百八十九年該

處地方官特准人民開礦於是礦人來集者數千人然北京朝廷不准遂停止千

八百九十五年產金約六十伯得

十長白山。此一帶山脈最多金礦。行客見現開二礦。或云該處金礦之利為滿洲第一

十一遼東。行客云於此地方有三金坑。

論中國蠶繭

譯大阪朝日報 西九月初七日

日本蠶種甚多。而以小石丸青熟。並係蠶名等為上。各地每好飼此種。惟此種繭為橢圓

形。中間有小凹。故當繅絲之際。或不能煮沸及凹處。易生節絲。中國繭則無凹處。恰

似我赤熟。昔又。並係蠶名兩種。其形如蛋。故煮沸一律。絲質亦甚佳美。是中國蠶繭之所

長也。然其短處在乎繅絲畧少。日本之繭。一貫目可以製絲百二十目。而中國之繭

一貫目。不過製絲八十目耳。是雖由繭質太薄。亦為蠅量過重之故也。且中國之繭

多粗。現在日本之繭。粗者居十之二。中國之繭。粗者則居十之六矣。若擇中國蠶子。

以日本之法飼之。必有利也。何則。日本蠶子之上箔。比中蠶上箔。實多需一箇禮拜。

故給桑葉於蠶子。在日本須百六十三次。而在中蠶。則不過百四十六次耳。亦可以

節桑葉三貫目之多矣。

第十四條。如遇重案。要取彼國證人赴審者。兩國王家。應互允所請。若該證人允肯親去作證。例應給予出口文憑。並予以川資。此項川資。應由遇事之國支發。但審問明白後。又不能以別事羈留。應令其即時回國。

第十五條。為審案內至要證人。與該犯對質者。或須別項證據。應先由駐紮公使處行文通知。將該證人及紙張證據。寄往彼國。倘收到審定後。即須從速寄回銷案。該費用應照上條歸遇事之國支發。

第十六條。不論義國人在祕國犯罪。或祕國人在義國犯罪。兩國王家。須將本國審案官所判之案情原由。互相通報。此件則由駐紮公使轉遞兩國王家。應隨時督令所司。秉公辦理。

第十七條。由換約日起。兩相遵守十年。如到期六箇月內。彼此均無通知轉換者。此約應再行十年。

第十八條。兩國王家察驗後。即著兩國定律官。從速復驗。俾得兩相遵守。今先經兩國全權大臣簽押。用印於利馬都城。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二十號。

祕總統批詞

大祕國總統為批定事。查此專條。曾著我國議院。於本年正月三十日會議妥合。本

總統操全國之權。理合再為查驗。現查得其中各條。彼此實無相虧。為此特用御筆玉璽。即著外部大臣遵照簽押可也。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解語

復閱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二十一號義祕改訂交犯專條。雖妥合無訛。但念事不厭詳。尤以清楚明白為貴。今將各條內稍有含混之語。再為詳解。分晰於下。

一 第二條內第一段所云違犯國律一語。即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所定律例而言。

二 第二條內所具罪名有假冒官諭一語。即指國家收條而言。

三 第二條內所云國庫一語。即指假冒太平糧單及國債單而言。

四 第十四條內所云要別國人作證一節。該證人之國家。須給其憑照一紙。方免冒充。

利馬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二號

秘國外部何押
義國使臣伊押

公法重藏匿他國逃人之罰。故西國交犯。必另立專條。彼此國律相若。彼此即均有對待辦法。不問大小強弱。各國通例。皆如是也。中國通商之始。嘗於外情。又中

西律例懸異。此約遂未嘗定。

南洋各島旅民累萬為英日葡德所屬宜另立專條

惟中英和約第二十一條

附見交犯一款。僅爲香港而設。寥寥數語。其文曰。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照會英官嚴拿。查明實係罪犯。交出等語。是則犯而離港。或雖在英船。而船已開往別埠。皆不在此例明矣。又重之曰。查明日實係。又不啻授英官以問擬之權。犯之應拿與否。若可由彼主之。如我以為重大罪犯。彼或矚犯者。一面之詞。反可以無罪相貸。解免蔽護之弊。卽緣此四字而生。十餘年來。積案累累。百索不得其一者。皆坐此失。無惑乎新加坡各埠之通爲遁逃藪也。去夏駐美使臣楊副憲。欲與美外部商訂交犯專款。冀杜流弊。時傳已攝使秘魯。因向外部鈔取此約。當時亦本英德成案。藻密慮周。防範至爲詳審。以國勢論。義爲強大。而約中所定對待辦法。無差彙忝。則律相若也。黎君就公暇譯之。畧加汰潤。既爲呈諸上台。今出以刊示報端。因綴芻論如右。冀當事采覽焉。丁酉四月。駐秘參贊謝希傳附識。

伏耳鏗製造股會章程

附載小字係刷次考甫章程與伏耳鏗章程互異者其相同不重列

福建船政局譯稿

一章 設立股會 立會地方 立會限期 立會命意

一按照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十二月廿九號之律。求請國王允准。糾立股會。名曰伏

耳鏗。司曰丁製造股會。

刷次考甫章程云。按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三十一號。德國通商之律。糾立股會。名曰栢林製造股會。

二股會設立於司曰丁地方。

刷次考甫章程云。股會設立於栢林地方。

三立此股會以五十年為期滿自國王允准之日起如欲展期必按第四十節各股大會以定之並請國王允准刷次考甫章程云自登記於商部商冊之日起

四立會命意欲辦三事其一先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非而馱得及薄克二人在白來度所立之機器廠鑄鐵廠鍋爐廠船廠更加擴充其二新建熟鐵廠汽車廠船塢並用船自運需用之工料其三賣買需用之物料製造之各器物

二章 質本 股分 股主

五擬集質本三百萬馬克分為五千股每股六百馬克刷次考甫章程云質本六百萬馬克分為一萬股每股六

百馬克將來倘欲增添由董事告知大會由眾股主會議定斷

六股分票內有本股主姓名次序號數董事二人簽押各股分票之股主姓名次序號數登記於股分簿內 每股分票相隨有利票根及利票為支五年利息之用五年後將利票根往換新利票股分票利票根及利票之各格式如第一甲附件刷次考甫

章程云凡持利票根來照領下期五年之新利票者可查問其此利票根是否在股主處取來但不查問亦可

七質本按股會需用之數分次收之每次所收至少為一百分之十即每股六十馬克至多一百分之二十五即每股一百五十馬克定期收資由董事在期前一月登印告白於第十一節所載之新報內奉布王諭旨允准即日收第一次十分之一此

後一年之內分次收至十分之四爲止。刷次考甫章程云每股已收資本十分之四之後如已敷用則由董事定斷不必再收即

由總辦登原合股者必自付資本至十分之四方准將股票轉售轉售之後若其

新股主不能續交資本則由原股主代交必於轉售時告知董事董事允許免其擔

承者方可無須代交屆期未能付資即於照數應收外另罰其此數五分之一充公

過期二月仍不付資則罰其已付之資充公由董事登印告白於第十一節之新報

云某號之暫股票未能照期付資故罰已付之資充公其暫股票作爲廢紙而不書

其股主之名此已廢之股分由董事招人購買頂補

八陸續收到資本發給暫股票每股所收已足即收回暫股票而換給全股票

九暫股票票利票根如有遺失已按布國律法辦理者即登印告白於第十一節

之新報云某號之票已按律定斷作爲遺失乃可由董事補給新票即於股票簿內

登記某舊票自某日起已按律斷定作爲遺失等字樣但利票則不能如此辦理利

票如有遺失須告知董事將股票送董事閱看記明屆期分利無人持利票來支則

仍付與遺失利票之人取其收到利息之據以代利票

十每股資本全數繳清無論如何不得向股主加添資本惟第七節之罰款由股主另繳

十一本股會凡登印告白，必於司旦丁北德東海新報及栢林布國告白新報二處。倘此二館中有一館停閉，即暫時但印於一館，待大會時議定添用何館，請官批准。並於舊館登印告白，說明新補何館，然後仍可二館登印。又官亦可令本股會改用別新報館，但必在司旦丁之官報及所改用別新報處之官，各出告白登印。

三章 總辦

十二額設總辦二人，其一必深明製造者，其一必深明商務者。股會與外客交涉及訟事，皆由二總辦代為承辦。一切文據，皆由其簽押作准。股會生意章程，由董事議定訓條，總辦必遵照辦理，不可有違。但此訓條，只與董事總辦股主關係，不與外人相涉。倘有一總辦因故不能同到，即由各董事舉一董事，或一總管帳人，代作總辦。所有一切文憑，必有二總辦，或一總辦，一代總辦，署名簽押，乃足為據。其所署字樣，係伏耳鏗司旦丁製造股會總辦某某。總辦由董事公舉，以過半人數定斷。如所舉皆不得過半人數，則將舉主最多之三人再舉之。若此三人所舉皆仍不得過半人數，則將三人中舉主最多之二人再舉之。若此二人之舉主數相同，則由董事首座於二人中擇定某一人。二總辦皆如此舉定，即立憑據呈官立案。並登印告白於第十一節之新報。其舉作代總辦，亦須登印告白。總辦或支薪俸，或分餘利，及住房

在合同未簽訂以前 答是 問合同條款是否與會道台又與徐委員逐款
商議 答我與徐委員商議商至此款我說彼此應明白船須全屬妥善云云

又至曾道台處與之商議此事曾道台說伊當將船修理裝配一切務使諸事妥
善伊無不可信之處 我以爲政府必將諸事辦理妥善 問第一紙華文合同稿

係誰所擬 答我想是徐委員但我記不清 問合同彼此允可之前各條款是
否商議數次 答是 問商議幾時 答約一禮拜 問第一紙合同未簽字之

前曾否有緊要之處 另經更改 答我想均無更改 問是一紙抑兩造均有可
允從之處 答兩造 問是否後來兩造均滿意以爲合同業已全備始行簽字

改作商船 問除爾所說之外有無另訂何事未載諸合同 答無 問爾說差船
徐委員要如此飭令照辦 應歸政府辦理使合爾生意之用 此係憑何而說 答

之事可以照辦 伊當向籌防局領款 爾不在此更作商船 答徐委員說此係應辦
答在未訂之前 問然則徐委員與爾約定該船由差船改作商船所需更動之

處應由政府發給 問然則徐委員與爾約定該船由差船改作商船所需更動之
合同之前憑爾與徐委員口談之事 答是 問各項均係修費非裝配及更改各船所費

作商船所需非差船裝配所必需 答是 問各項均係修費非裝配及更改各船所費
譬如門必須要鎖鑰機器管非修不可 問船未交爾之前船上駕駛人等均係華

人爾知之否 答知 問船交爾之時船上駕駛華人水手人等一切俱備爾知
之否 答船上交收後係華人駕駛一切俱備我不知 問各船是否向在行駛 答

我不知 問爾接後係華人駕駛一切俱備我不知 問各船是否向在行駛 答
信訂次日即七月十七號十點半鐘復審以上第十次會審 威律師稱第一次帳我已

查過孫徐委員之姪所寫 担律師謂原告抄求之帳其票據及所開各項應請
華文以便公堂之用 帳內所索總數威律師如以爲相符請即將帳呈堂如以爲

不符應請取原帳譯出呈堂我並不逼令欲將呈堂之字據譯出然原告既索一
萬二千兩其所索必開有帳載明所索各項及其詳細此帳即應譯出呈堂我請

讀原告詞狀第十款觀第三十四並請公堂諭令原告將其於該款內所索各項詳
細抄帳呈堂並將該呈堂之抄帳譯成華文 蔡道臺諭令照辦 担律師乃及

請公堂諭令將四十四號及四十五號三各英文字據以及
隨後呈堂之字據均應譯成華文 蔡道臺曰所有呈堂之英文字據我已諭

三

令均譯華文 担律師問邊列士曰中國雜貨舖時昌所開三百五十二元四角之票據在爾處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四十六號 問再永發行所開六十三元五角之票據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四十七號 問三興之六十五元一票在否 答在 問有細帳否 答係遮陽價當即呈堂編列第四十八號

問時昌所開之一百六兩之票據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四十九號 問祥生廠所開之八百四十八元六分之票據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號 問再取松廠所開一千五百五十八兩七錢四分之帳在否 答我無原帳因此係甯州船帳我想已寄至香港當由威律師將抄帳呈堂編列第五十一號 問大英醫院二十五元之帳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二號 問再紹昌所開七百十八兩七分七分之帳在否 答在當經呈堂編列第五十三號 問元昌六十五元五角之票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四號 問六十三兩九錢一款即兩帳中所辨船上所用之款此款是否係付元泰所辦之床褥裝配一切 答是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五號 問大成帳是否一千一百六十六元一角 答是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六號 問武甯船上薪工一個半月是否一千元 答我未聞此一項 問我所欲問者爾所索之一萬二千餘兩一款係如何做底 答我未索此一千元一項我所索者係裝配電燈費 問爾未索該一個半月薪工 答未索 問爾索甯州船上兩個月薪工一千三百元否 答彼時未索 問拖武甯船拖船費二百六十五兩兩有票據否 答有其

中有一票係江甯拖船費當將票據九張一併呈堂編列第五十七號 問就誤開船所索是否係一千八兩 答此款我未索 問甯州船電燈價五百兩有票據否 答我無票據但有工部局收單可憑當即將收單呈堂編列第五十八號 問再新福建船牌費三百三十四兩二錢 納律師曰此已呈堂編列第五十九號

問驗新福建一百三十七兩五錢 答我之簿中無此款並未向索其票據呈堂編列第五十九號 問付海關銀十八兩有票據否 答有係丈星武甯船費當即呈堂編列第六十號 問江甯船照費三百三十六兩 納律師曰已呈堂編列第二號 問量武甯二百二兩五錢 答有當將票據呈堂編列第六十一號

費找銀十一兩二錢 薩繙譯曰已呈堂編列第四號 問武甯船是否費用五百兩 答查我簿中當時元泰開來發票係五百元我即付帳其實總數係六百五十五元八角然我當時所以未索總數因發票未開齊當即呈堂編列第六十二號

納律師曰已呈堂編列第三號 問江甯船牌

費找銀十一兩二錢 薩繙譯曰已呈堂編列第四號 問武甯船是否費用五百兩 答查我簿中當時元泰開來發票係五百元我即付帳其實總數係六百五十五元八角然我當時所以未索總數因發票未開齊當即呈堂編列第六十二號

問甯州驗船費三百五十六兩一錢六分 答此係船牌費其票已寄往香港然我

有買辦支票已經呈堂編列第五號 問阿槐三十五兩 答有當即呈堂編列

第六十三號 担律師謂邊列士曰今晨所辦無非將票據呈堂編列號數尚須請

爾將各項及一切帳票預備庶可於下期堂訊之時指出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元八

角之索款係如何算成 薩繙譯將已呈堂之票據總核請共計洋三千四百二十

一元五分又銀五千六百六十四兩四錢六分然如有錯應准其更改 担律師曰

原告所索各項其中被告有應認帳者有應駁別者票中各項應請均譯華文呈

公堂 韓總領事曰照担律師所請原告須化無益之譯費甚鉅似不可行 担律

師曰將來辯論票帳中必有多項極須駁別如我請英文票帳蔡道台詎能明白

韓總領事曰爾所請譯文爾是否堅執以為應有之權 担律師曰所爭之數如

係總數應當別論然票中所開各項向索是否公道我知彼此必有爭論之處現如

譯出將來省事矣 韓總領事曰俟將來再說為妙 威律師曰原告若須照担律

師所請辦理需費不貲 担律師曰所費不能甚巨爾投公堂控告爾所索之款自

應將票帳呈作憑據 威律師曰票帳業已呈堂 韓總領事曰如我在英國公堂

承審此案我不能准此我看被告之意似以原告應索銀四兩今索六兩被告即可
扣船 担律師曰然譯文係公堂諭令呈繳者貴總領事其亦知之乎 韓總領事
曰若爾堅執此係應有之權我想公堂當諭令彼造照辦 担律師曰我必申明此
事與其臨時再辦曷若現在早辦之為愈 韓總領事曰是然爾處有繙譯二人
在此 担律師曰是然每項均須譯出若現在不譯至案將結之時查核票據必有
為難之處 蔡道台曰公堂以為各票據應如担律師所請譯呈華文 威律師曰
該帳被告收到已閱數月 訊至此中西官退堂訂七月十九號十點半鐘復審以
上第十一大會審 按此篇內所有各店號由西譯中不甚符合以無關要旨姑仍之
信隆租船案於六月二十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 担律師曰我有二事須先請
公堂斷定方能查問案情一被告復狀內第十二款稱原告冒向被告索價逼令照
付索款措不交船云云當訊問此案之初承審官所斷之第一事係呈堂各字據均
須華文 觀第六頁 十七號午前我開問之時先請原告將前日呈堂編列四十四
號及五十五號之字據並隨後呈堂之字據譯作華文所請威律師當即應承未嘗
辯駁並謂伊當從速辦理云云隨後呈堂之字據甚多審至十二點半鐘彼此皆以
英文字據應作華文及退堂之時韓總領事辯駁不允此事謂如此辦理耗費時日
韓總領事曰今爾如此辦法我想耗費時日尤多前日蔡道台已說各字據實應

譯作華文我想事已完結 担律師謂伊之意不在此復向公堂曰當時韓總領事遂與薩繙譯接耳低語由薩繙譯轉輾與蔡道台接耳低語所說何事自非本律師所知將票中名目及總數譯出已可其所言字句我記不確其語意的係如此此說將我請出公堂斷令呈堂之細帳全用華文一節重翻過來而我所出之力全屬白費最可奇者後來我知蔡道台並無此說亦並無如薩繙譯所說之意雖然此說或有誤會亦未可知我當將從薩繙譯口中所傳蔡道台之斷語立即辯駁不允復爭呈堂之字據非譯繳華文不可此我爭之又爭此已屬第三次仍蒙公堂以我所爭為是當堂照斷茲我又有所請蓋承審官升堂研究時有與接耳低語者非開誠高被告辯駁不從並請承審官下一堂判論以後有與聽言語申說此案情者非開誠高聲響說使公堂之人咸得與聞承審官不願再行接聽此案如凡欲與承審官接語辦法不可而地球受教化各公堂皆照如此辦理我故請堂諭凡欲與承審官接語者須高聲說使公堂之人皆能聞之否則不聽 韓總領事謂担律師曰爾且慢說凡遇有為難之處我欲與蔡道台退堂密商尊意是否亦不能行 担律師曰此係我要說之第二事 韓總領事曰此事爾亦辯駁不從乎 担律師曰我最不能從者莫如此故此係我要說之第二層 韓總領事曰然此事我聽候蔡道台判斷可也 威律師曰我請駁担律師所說何如 韓總領事曰不必這公堂應如何辦法我想應由承審官定 担律師曰我要說之第二層係前數日之事此事係爭辯反索之款此公堂應准理否之一節爭辯之間當由承審官論曰反索之款本公堂可一併審理云諭畢韓總領事請其退入密室所商何事我雖不知要無非韓總領事辯駁蔡道台當時之堂諭蓋蔡道台既復升堂又諭曰此節容再下諭目前原告可先申說其案情云云本律師查案情已先在公堂爭辯既復退詣密室商議如此辦法殊為不合其待被告亦屬全不公道而此案應自始至終在公堂當大眾秉公研訊不然不足以昭公允然則案情已在公堂爭辯復退詣密室商議本律師豈能允從况原告延有律師二人不論何事儘可與我彼此辯駁何必商議總之凡在公堂所辯情節應由公堂當眾判斷從無退入密室密商之理況如此辦法我代被告申說亦萬不能合式與我殊覺不便我故請公堂將我所說二層一不得再有接耳低語一不得再入密室商議諭令遵照 蔡道台曰担律師所請公堂以為極是 威律師曰請問公堂能否聽我申說 韓總領事曰公堂已將此事判定自不能再聽爾所欲說 担律師曰如威律師有欲申說之處我想公堂必聽其所欲說 韓總領

事曰然公堂已經判定其意我在此無非木偶然我所以與承審官商議者蓋欲使
 事易於辦理耳照條約承審官所判如不合我之意我有頂駁之權而我以為如可
 無須用此頂駁之權最好凡遇有可用可不用之間我即與之相商辦理如我有
 不合意見之處彼造以為我應恪遵條約頂駁我自當照辦惟如此辦法總不能十
 分相衷比之與承審官私行商議孰延亦多中國公堂究屬如何情形皆為我輩所
 悉孰不知中國公堂並無如律師所說之嚴規耶現在我惟盡我之職設法使公
 堂一秉至公辦理而已雖然我仍想我不合意見之處與其後來照約頂駁總不如
 相商辦理之為愈也 担律師曰貴總領事所說我惟有一言以答之曰凡堂上所
 辦之事爾如以為按照條約爾有頂駁之權此說我全以為然我並不欲使爾逼至
 不得已照約頂駁辦理總以能不照約頂駁自然最好至有何事有錯可以更改
 正無須頂駁爾與公堂相商極為合理一說我亦全以為然然我所請者如此商說
 必須當眾高聲使我亦能聽見此層現在如威律師有話要說公堂必准其言所欲
 言 威律師曰此層我知公堂已經斷定我不再要說 蔡道台屬風繙譯傳論訊
 問案情 担律師復問邊列士曰呈堂字據現在是否尙有三層一係四十八元一
 款一係五百元一款一係二百二十六元一款應理明白 答是 問爾已呈堂答
 字據內所開共計若干 答約八千元 問尙有四百六十六兩之字據可否亦請呈
 堂藉明所索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之數如何核成 答駁船行拖新福建費三十
 兩當即呈堂列六十四號泰裕二千三百五十五元呈堂編列六十五號三興遮陽價
 三百九十兩列六十六號元泰八百四十七元五角五分列六十七號升清二百六
 十元列六十八號祥生廠單一百九十九兩六錢列六十九號又祥生廠修價五十
 兩四錢列七十號遠昌三百八十二元五角七分列七十一號昇昌五百九十二元
 五角列七十二號桑尼甯州驗船費二百二兩五錢列七十三號宜昌一百八十二
 元七角列七十四號阿發裝甯州船價六百八十一元七角五分列七十五號昇
 昌繩價八百二十元五分列七十六號耶松廠一百十六兩五錢一分列七十七號
 拖船公司一百二十兩列七十八號昇昌修機器房價四百兩五錢八分列七十
 九號又元泰修甯州船上床褥七十七元列八十號 問爾呈堂之票據自四十
 四號至八十號是否即係爾詞狀中所索一萬二千餘兩之細帳 答是 威律師
 曰現在傳管輪歐子勿質證便否 答 担律師復問日期其七月十四號爾所索之
 二萬五千兩一款再四萬兩一款以及所索各該款日期其七月十四號爾所索之
 一萬二千餘兩之細帳是否已全呈堂 答是 担律師讀英領事署上年八月十

四號所簽之字據觀三十一此 問十四號爾所索之二萬五千兩如何核成 答一
萬二千餘兩之字據我已呈堂其餘係賊行各船所用之煤及油食物等類武甯船上
除所索之一萬二千餘兩不計外另用四千七十九兩九錢二分而煤炭及所欠雜
貨之帳尚不在內 問可否請說一包在內之款 答煤一千兩甯州船上向海關
請領做夜工單費碼頭費食物價機器師格外修船工費計用一千七百兩 担律
師日現在所說各款我都要票據 威律師日太費工夫我不能從均有簿據在此

邊列士日如將所有票據簿據均帶來此間恐無放處且照爾所說我須將寫字
房搬來 威律師屬邊列士不要辯論 邊乃日武甯七月二十六號遺損貨物換
船受虧二千兩此尚尚有虧折之處 威律師日江甯所有受虧之處在請調處之
後 担律師問日爾所索之二萬五千兩除一萬二千餘兩各據已呈堂外其餘之
款如何核成我只問此 答二十六號之前尚遭損數次因之亦受虧折其餘之款
係索註銷合同償費故二萬五千兩係照以下各項算成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已

說過武甯船費用計四千七十九兩武甯煤價一千兩甯州費用一千七百兩
受虧二千兩共計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九兩其餘三千六百兩係註銷合同應賠之
費此項款子當時未與徐委員細說 問至此中西官退堂
午後二點半鐘復開堂集訊 担律師問邊列士日爾所索之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兩是否已由爾付出抑仍負欠未還 答有已付出者亦有仍負欠未還者 問爾

已付者若干未還者若干爾可將約畧數目說出不否 答約三千兩餘尚未付 問
今晨退堂之時二萬五千兩一款爾是否說除一萬二千餘兩已有字據呈堂外其
餘係武甯船費用四千七十九兩煤炭一千兩甯州費用一千七百兩又武甯遭損
爾受虧二千兩 答是我將二萬五千兩之數告知徐委員之時我已甚厭惡此事
故即取到二萬五千兩我亦肯交船 問頃我所讀之字據想無錯誤其中所載爾

索二萬五千兩之緣故是否的實 答其所載是實我所虧雖尚不止此數然我於此
事如此厭煩我情願受二萬五千兩即行交船 問二萬五千兩之餘款一萬二千
四百兩爾能交出票據否 答能 問票據在此否 答明日我可帶來現在如要
我從流水簿中讀與爾聽亦可 納律師日數目從未商定況受虧之錢豈有票據

邊列士日一萬二千兩一款如何核成我有票據情願交出明日我當帶來 問
八月十四號之字據內有其付給此款因本行代墊該船應修各項所費並備辦本
行所租各船應裝配各項及食物所費等語境三十一今爾說二千兩係因武甯遭損
受虧又三千六百兩係註銷合同應償之費如何說法 答內亦有辦食物所費

受虧又三千六百兩係註銷合同應償之費如何說法 答內亦有辦食物所費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期表
內者不再列入

考肯克 Kopeck

阿哀文 Ivan the Terrible

諾夫考勞特 Novgorod

臘特威葛 Ludwig 11

巴佛利亞 Bavaria

倍勒斯 Bayreuth

哀爾潑司 Alps

彌烏尼克 Munich

克諾弗斯 Canovas

乃潑而斯 Naples

卜及挨 Boggia

罷西羅 Barcelona

路昔拉 Lucera

馬賽 Marseilles

忙脫許 Montjuich

貝爾法斯脫 Belfast

本館告白 杭州代派處汪溥泉現已退辦除令將報費限期揭算清楚外一面暫託樓歐荻孝廉辦理派報及售書諸事以後如有報費及書價請改交九曲巷樓宅免致貽誤是為至要

又啟者敝報承諸代派處力為分布乃得愈推愈廣實深感激惟所有報費務請趕於年內全行寄到以便年終造具清冊明歲即可接續照寄此啟

地圖公會告白 啟者本會譯印地圖原意擬用西人印圖紙取其堅密惟現在既

改石印為銅板所費工本已數倍於前即不得不改用中國紙以顧成本雖紙色稍次然以銅版之精朗易石印之模糊所益實多尚祈識者亮之 一再諸君有已

購取股票者祈速即備齊款廿元向原經手處憑票取圖勿再延擱是為至要

不纏足會董事姓氏 孔令偉 字慧仲山東曲阜縣人 朱望倫 字古裳江蘇華亭縣人 高其春 字景陽江蘇江都縣人

胡琪 字二梅安徽縣人 李昌熾 字瑜孫浙江錢塘縣人 朱壽徵 字溥先浙江海甯州人 孫露滋 字廬齊浙江山陰縣人

曾廣銓 字敬詒湖南湘鄉縣人 章恭斌 字憲庵湖南善化縣人 章恭尉 字善化湖南善化縣人 盧耀庭 字榮彬廣東香山縣人

不纏足會助費諸君姓氏續登 侯清銘州同助銀十二兩五錢 曾敬詒太守助銀十兩 盧榮彬同知 鄭雅亭同知 吳廷奎州同 陳壽彭

國學生 盧翰儀 阮麴生 周傑臣各助銀四兩二錢 黃桂森國學生 陳壽彭

奉送女學歌 現又續印成八十部遠近諸君請到本會及各分會處取閱可也 錢林潤福 伍岐山 黃雨溪各助銀九錢 李瑜孫 章斐齋各助銀一元

